

大家好。我們昨天跟大家就這個「教起因緣」談到本經興起之因緣，黃老註解當中提到，「稱性極談，如來正說」；又談到「三根普被，聖凡齊收」；還有第三個重點，「他力妙法，善護行人」；第四，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」。

當然我們學習到這裡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自己有什麼變化沒有？尤其念佛有沒有更積極了？知道這麼多好處了，念佛沒有變積極，這就有點怪了。所以佛法是知難行易，知道「以持名故，善根福德頓同諸佛」，那誰還不念？知道念一句佛這個功德力這麼大，也知道輪迴心造輪迴業的恐怖，那還打妄想嗎？當然就要念佛了。所以「三時繫念」有一句話很重要，「須臾背念佛之心，剎那即結業之所」，我們不念佛，那就妄心做主了。不念是迷，一不念，打妄想了；念是悟，念佛即是自心現。我們一起學習到，這句佛號就是我們的自性，即是我們本覺的理性，「洪名正彰自性，淨土方顯唯心」。所以一句阿彌陀佛就是往生的金剛種子，但是不念佛了，那我們一起輪迴心就種輪迴的種子，這個差別很大很大。尤其靈芝禪師有提到，「用心皆名定業，能牽來報，縱懺不亡」。我們起了念頭，不是念佛，是有分別執著了，定業那就像一顆種子，能牽來報。佛門講：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」，那個種子它不會壞，等到它遇緣，果報就要現前。

我們看儒家教弟子，孔子教顏回。顏回問仁，孔子說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所以這個克己重要了，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。這個非禮勿動，那不能亂起念頭。只要起念就是個種子，你懺悔它也不會不見，它只能大化小，削弱它的影響。

所以我們真正明白這個心念的作用，對念頭就有警覺性了，不會任由它亂動。念頭散亂，言語行為就很難不造業。心行一如，心是散亂的，行為怎麼可能都符合經教？

尤其聽到老法師談到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翻譯的祖師安世高大師，他的前世也是出家人，跟他一起的師兄弟，有一位明經好施。明經是很聰明；好施，喜歡布施。這些善根已經很可貴了，但是他去托鉢的時候，有一次覺得這個飯菜不好，他起了瞋心，結果他那一世出家修行就墮到畜生道，去做河神了。但是他明經，所以很多這些善男信女去請教他問題。我們一般民間有一些扶鸞，問他東西很靈。那好施，他前世布施多，福報很大，幾十里、幾百里的人都到他這裡來供養他，都有果報。但是這一念瞋心，他就墮落下去了。所以這個公案也是讓我們要提起高度的警覺。

我們昨天學到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」，那我們是繼續造輪迴業，還是要巧入無生，這個就是我們的選擇了，「聖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」。所以蓮池大師說：「越三祇於一念，齊諸聖於片言。」一般這個三祇兩個說法，一個說法是從，因為大乘有五十二個階位，它是從見性，前面十信還沒有見性，再來十住，初住就見性了，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這叫三賢位，這樣就要一大阿僧祇劫；第二個阿僧祇劫，從初地到七地，這第二個阿僧祇劫；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第三個阿僧祇劫。那個都是天文數字，一個阿僧祇劫就是天文數字。這是一個說法。另一個說法是別教，藏、通、別、圓。別教是從初信一直到佛，就是它整個過程也要三大阿僧祇劫。都是要很長的修行，但是我們念佛就能夠巧入無生、暗合道妙，所以才叫稱性極談。這極善巧的方法，上至文殊、普賢，下至五逆十惡臨終求生。

我們看本經的緣起第五個重點，「大聖垂慈，特留此經」。經

云：「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，我以慈悲哀愍，特留此經，止住百歲。其有眾生值斯經者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度。又《法滅盡經》中，亦具《無量壽經》最後入滅之說。」所以《無量壽經》這個說法，在《法滅盡經》也是有證實了。

佛的法運，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，末法一萬年，之後佛法就在世間滅了。釋迦牟尼佛在《無量壽經》當中說到了，他是慈悲哀愍末法苦難眾生，特別留這一部經。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師父提到了，最後的這一部，最後留一百年的就是這一部會集本。我們相信，就會盡心竭力去弘揚、去承傳。遇到這部經，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度」。所以我們修學這一部經典、弘傳這一部經典，相信都可以自他得度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度。

再來黃老還提到，「此正顯本經興起之勝緣，持名法門之妙用」，接下來比喻這一部經，「既如營養豐富之美食，可增健者之體力，復如殊效神驗之靈藥，能愈不治之沈疴。廣療眾病，普施饒益」，所以是什麼病都能治的阿伽陀藥。祖師都有讚歎，比方任何方法都不能懺除的業障，這一句佛號可以懺除。尤其我們已經在前面學到，五逆十惡臨終念佛都能往生，那還有怎樣的罪業不能消？「故云：大哉妙用，不可思議也。」

「至於末世，濁惡彌深，眾根愈劣。」到末法，等於經上說的「五燒五痛，久後轉劇」，所以濁惡會彌深。但是我們聽到這裡也要有種使命感，因為共業當中有別業，要靠我們的願力去護持有緣的眾生。「人壽十歲，垢重障深」，因為每一百年減一歲，最後還會減到人壽只有十歲。你說那怎麼這麼短？因為那時候人心濁惡，互相殘殺，壽命就短了。「於茲惡浪滔天，毒焰遍地之際，世尊垂慈，仍特留此法，以作慈航，以降甘露。佛恩深重，粉身難報。」所以老法師有提到，「佛恩深重，粉身難報」，我們假如不讀佛經

，我們根本不知道佛的恩德。就像念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一開始就是念本師恩、念佛恩。我們昨天也提到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戴」，你看多少佛以同體大悲在護持我們。這個經後面也提到，「若於來世，乃至正法滅時，當有眾生，植諸善本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由彼如來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廣大法門」。那這也告訴我們，我們沒有無量諸佛的加持，我們連遇都遇不到，更何況是讀，這都是事實。所以我們有時候還會覺得都是自己的功勞，這個就會有慢心起來了。光是遇這個法門，都有無量諸佛在加持。

我們要相信，還有太多看不到的佛菩薩跟龍天護法，在保佑著我們、護念著我們，不能說看不到了對我們就沒有恩。明白了這些真相，感恩都來不及，哪還有念頭去抱怨？我們會懈怠，就是不知道恩；真知道恩，不用人家催，因為真知恩的人他報恩是自自然然的。就像我們讀到黃老他作這本註解的那種心境，我們讀了特別感動，他身體又不好，但盡心竭力在註經。他知夏老對他的恩，他知佛菩薩對他的恩，他也知道眾生的恩，他不願意辜負。

所以整個中華文化的核心就是知恩報恩。其實菩提心就是報恩的心，我們去觀察，念本師恩，菩提心；念父母、念師長、念眾生、念施主恩。這個在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裡面也給我們彰顯了，所以這個念恩心不能忘。

世間的人著相，我沒有看到，他就覺得不一定有。我們想一想，好像是李炳南老師說到，你曾祖父你見過沒有？有些人就沒見過了。那你曾祖父有沒有？那當然有。就像了凡先生，他能寫這一部《了凡四訓》，有沒有他父母的教誨在裡面？有沒有他老師的教誨在裡面？結果我們透過了凡先生他們幾個兄弟對家庭教育的回憶，才了解到他的父親，他的祖父、曾祖都是無疾而終，往生極樂世界。難怪這一部寶書把理講得這麼透徹，他家庭教育好，你看他祖上

都是聖人，都往生極樂世界。他「遠思揚祖宗之德」，這都是他的心境。

就像成德自己，沒有遇到老和尚以前，在五欲六塵裡面打轉，還很拼命，還做top sales，也挺努力的在名利裡鑽，那繼續下去，不知道要造多少業，競爭、鬥爭，就跳不出來了；還看了很多好萊塢電影，這殺盜淫妄的影響挺大的。能遇到老和尚的經教，慢慢慢慢懂得回頭了。還沒有完全回來，念頭還很多，雜念、邪念，這個還不到回頭，但是已經在轉方向。所以很難想像，沒有遇到老人家，現在還有沒有在世間活著都是個問號，那這就是恩德。

老和尚一提到我有三個老師，老和尚的三個老師我們都要感恩。李老再推上去，印光祖師、梅光羲老居士，你看這麼多祖師大德對我們都有恩，還有看不到的佛菩薩在加持我們。

所以老法師特別強調，我們讀經真正念懂、念透了，愈透愈知道佛恩深重，然後才知道我們怎麼去報佛恩。怎麼報？依教奉行。就像第四十七品說的，「如是妙法幸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廣度生死流，佛說此人真善友」，報恩。《華嚴》裡面特別強調，眾生歡喜，佛菩薩歡喜。那我們讓眾生得利了，這佛菩薩最高興的事，我們就報到恩了。

了凡先生有一段開解得特別好，「愛敬眾人，即是愛敬聖賢；能通眾人之志，即是通聖賢之志。何者？聖賢之志，本欲斯世斯人，各得其所。吾合愛合敬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為聖賢而安之也」，替佛菩薩、替聖賢人照顧眾生。就像我們開學典禮，末後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要唱「禮運大同篇」，「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、壯有所用、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」。

所以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們感本師的恩，把這個法門介紹給我們，而且苦口婆心講了四十九年。提到念佛法門，在佛經裡面太多地方了，還有同修很用心，把所有大乘經裡提到跟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有關的開示，把它會在一起，叫做《阿彌陀佛聖典》，在台灣有在流通。我有翻過，都覺得這些同修特別用心，讓我們起信。那也感阿彌陀佛的恩，你看無量劫的修行，「於無量劫，積植德行」，都是為我在無量劫積功累德，成就了極樂世界。我們讀懂了，我們要報恩，那當然自己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叫四恩總報，真的往生就作佛了。我們身體還住在這個世間，不能說往生了才開始報恩，當下就是，要幫助一切眾生認識佛法、深信佛法、理解佛法、學習佛法，護持好有緣的眾生。

所以成德跟著老人家學習，一開始就聽到老人家說，要把身體借給佛菩薩用，不管是弘是護，身體借給佛菩薩用。尤其師父跟其他宗教交流，因為師父有大智慧，不忍這個世間愈來愈亂，開出讓這個世界可以重新恢復安定的良藥。這個藥說到了，四個關係處好，世界可以重回安定，宗教與宗教、族群與族群、政黨與政黨、國家與國家。當然不容易，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

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要去幫助別人，都不容易。真正有去盡心竭力護持過親戚朋友的人，一定可以感覺不容易。因為我們在幫別人的時候，一來感覺自己有業力，有時候看對方不領情，有點上火，自己也有業力、也有習氣，對方也有業力習氣。像我們以前在小學教書，要幫一個孩子，一看，他家庭也有業力，父母也在影響他，他的家人都在影響他。你假如去做家庭訪問，一進去，他父親在那打麻將，你看這是他所面對的業力，都要去面對。

所以真想幫人，會知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但是在《無量壽經》已經給我們一個心理建設，特別好，「縱使身止諸苦中，如是

願心永不退」。而且看起來是在幫別人，事實上幫自己。自己為什麼一直在輪迴？自私自利沒有徹底放下，還為自己。就是因為有眾生這些境緣，才讓自己不斷放下自我。我沒有真正不斷放下，我幫不了別人，我一為自己，四大煩惱很容易現前，我愛、我慢、我痴、我見很容易就起來了。所以都是眾生這些境緣，讓自己更看清自己內在這些習氣，然後不斷提醒自己要放下。真是一切境緣、一切眾生都是來成就自己的。

所以老法師常常在講經的時候說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只有一個人是學生，其他的都是老師，都是來提醒自己還有什麼習氣沒放下。他們是來發考卷的，順境逆境、善緣惡緣都是考試，看我們能不能過關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在考場裡面，看到有人考題寫不出來，去打那個發考卷的人，去罵那個發考卷的人，你們看過沒有？沒看過吧，對，那太不正常了。對，每一個境緣、每一個人都是給我們發考卷的，那我們怎麼可以罵他？他是發考卷的老師，他是來提醒我們，他是讓我們看清我們的程度的，不然我們菩提道上都不知道自己是啥狀況，稀里糊塗的又去輪迴了。所以就是他們讓我們知道自己的程度，可以勘驗清楚，可以不自欺，不然都覺得挺好挺好，應該境界不錯了。

你看俗話說的，「念佛參禪似有悟，滾滾紅塵又現形」。我們也曾經聽，很多人在山裡面二三十年，覺得自己修得不錯了，一下來很多習氣都現前了。好像是蓮池大師還是哪一位祖師，面對這樣的修行人，然後就提醒他哪些哪些問題，他好像都聽不懂，最後還告訴他，就是老兄你。自己修也不簡單，自己修，第一個，看不到問題，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。第二個，修的過程有一些境界，誰給我們判斷我們這個境界是正確的？這個領悟是正確的？假如領悟得不對，還覺得自己對，一直往這個方向走，就有可能會愈走愈偏。

修行的條件是還沒有開悟以前不能離開善知識的教誨的，老法師在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說，最低標準，是非、善惡、邪正、利害、真偽都能判斷了，這是最低標準。所以老法師也是一直在講席當中提醒我們，修行在哪裡修？在一切人事境緣裡面練，歷事練心。「處逆境，隨惡緣，無瞋恚，業障盡消」，練不起瞋恚心，一切法得成於忍；「隨順境，處善緣，無貪痴，福慧全現」，練在一切境緣當中把根本三毒貪瞋痴徹底放下。

剛剛跟大家提到，老法師有智慧，開出良藥，四種關係處好。雖然挺難，但是再難也要做，我們總不能眼看著這個世界沉淪下去，那我們的慈悲何在？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」我們前面提到印祖的教誨，見義必為，見義勇為，事事常存忠恕。恕，設身處地，哪有看到現在的眾生這麼痛苦，我們都視而不見，我們都沒有盡力去幫助？而幫助要靠理智，不能靠激動去幫助人。而且要從根本去幫助人，當然有急的，沒飯吃了，我們有力量當然要幫助他們。但根本解決，因為所有的問題根本是人心的問題。作善降之百祥，沒問題了；作不善降之百殃。但為什麼他作不善？人不學不知道、不知義。所以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真明白這個道理了，給你多大的官你也不做了。佛「棄位出家，苦行學道」，真明白怎麼根本解決眾生的苦難，那就會做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的義務工作者。當然，這不能強迫的。其實世間沒有一件事可以絲毫勉強，經歷愈多事情，慢慢慢慢就愈不會去攀緣。

成德的性格也是超激動型的，但是經歷一些事，慢慢要經一事長一智，人與人緣分不能有絲毫勉強。但是只是不激動而已，這個火熱的心還是在；你不能從過一下調到不及，變成冷漠，這不對的。可是更知道分寸，更知道沒有緣造緣，不能攀緣，但可以造緣。你見到他給他合個掌，「阿彌陀佛」，這也是造緣。甚至於給他一



個微笑，你說念阿彌陀佛他不高興，給他一個微笑也行，給他一個鞠躬，也都是造緣。就像我們在蘭彼得小鎮，之前疫情還沒開始以前，我們都固定時間就出去撿垃圾，結果我們遇到在路上開車的居民，都露出微笑對著我們，這個就跟他們結緣了。所以我都會很燦爛的微笑，跟每一個在路上遇到的行人或者開車的人打招呼，然後我心裡就想，有朝一日我能用英文跟他們溝通，前面的緣就可以進一步發展。昨天看到大家在跟James互動頗為羨慕，大家用這麼流利的英文跟他溝通。他是個很熱心的人，我也很想跟他多聊兩句。

剛剛提到，老人家說這四種關係處好，雖然不容易做，但是只要我們心用對了，方法用對了，就往不斷提升的方向在走。哪怕可能產生好的效果是在下一代人，那沒有我們這一代，哪有下一代的發展？哪怕我們是鋪路石、墊腳石，也要做出墊腳石的盡心竭力出來。而其實老人家所講的理念，甚至於是佛經所講的教誨，什麼時候可以落實？當下。那這個態度也是得力於老法師教誨建立起來的，因為老人家說了，佛講的經都是應我們這個世間的。《楞嚴經》說的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應機說法。不是說佛說我今天想講個什麼，不是這樣的，他是應眾生的機，所以都是我們能做的。佛總不會跟我們講完一部經，然後說：「對不起，你做不到。」那不是跟我們開玩笑嗎？當時候我聽了之後覺得印象深刻，對，每一句都能做。對佛經是這個態度，延伸開來，儒家、道家，還有善知識的教誨都是。四種關係處好，當下就可以做了，很多家庭、家族裡面有不同宗教的、不同政黨的，當下就可以落實。

就像老法師說，有兩種人可以救世界，第一，國家領導人，重要的官員，因為他位置那麼高，他影響力大，你看一個省長影響一個省；第二種人，媒體負責人。諸位同學，我們聽到這一段話，國家領導人，我不是，跟我沒關係；媒體負責人，跟我沒關係。有時

候我們撇清得很快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，不能常常劃清界限。成德自己聽了之後，覺得對，太有道理了，但依義不依語，國家領導人影響很大。像成德前幾天送月餅給我們蘭彼得副鎮長，我一看很有福報，特別親和。然後又聽到可能大學要跟德國某個超市合作，發展農業，我一聽眼淚都快下來了，不然這裡大部分都是養羊的、養牛的，殺業很重！要把這裡變成漢學城，人家漢城不要了，我們撿來。一定要往這個方向，漢學城很多人要來，要吃、要住，這個吃總不能讓他造業，吃一定讓他吃有機農業的東西。我想他們有福報、真為百姓的官員，你跟他談很有發展前景的，他們也會歡喜來一起努力。所以等我跟大家一起學習完《無量壽經》，還有不少事要幹。

每一個官員可能都有他的力量，而且你現在要讓國家領導人重視，他們每天事情多不多？我們就不說別的，就一個新冠疫情，你說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天壓力大不大？那你現在要去把好的理念介紹給他，用倫理道德因果教育，整個國家會大治，你說他相信嗎？這個先打個問號。我們想想師父上人在聯合國，面對那麼多專家學者，而且這些專家學者很多也是研究怎麼化解衝突、促進安定和平的，結果老法師把我們五千年怎麼長治久安的理論、方法，甚至於唐朝這些情況，把這些都告訴他們，他們說，「你講得很好，是理想，做不到」。

所以諸位同學們，我們想一想，要影響到國家領導人要怎麼做？你得做出成果來，他哪有不注意的道理！你看真有愛民如子的領導人，他也不一定知道方法，真有人做起來了，我相信全世界一定會有國家領導人來看，但是得幹出來。就像老人家為什麼能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辦公室？就是很多大使去看了感動，才會有發展到可以在聯合國成為一員。所以這都是老人家一生努力到現在的寶

貴成果，我們弟子們得繼續努力保持，進而發展，進而讓它產生更大的發揮。所以這個接力棒要傳到誰的手上？我覺得你們比我的希望大多了，因為你們的英文比我好太多了，那個平台是國際的平台。我看你們的表情好像不是願意接接力棒的表情，這個時候要記得孟子說的，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？」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你看孟子在戰國那個時代，為蒼生奔波勞累，在所不惜。

你看這個老法師也都表演給我們看，九十歲高齡，奔波在國內跟歐洲之間，一年好幾趟，年輕人的體力都很難扛，更何況他老人家已經九十歲了，所以給我們表演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己身求安樂。所以，真正有心人，大乘佛法每一句講給自己聽的，善知識的智慧良方講給自己聽的。所以救這個世界要國家領導人，但是也得我們小老百姓做出成果來，讓他們有信心，上下呼應。所以每一個人都是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載體，都要靠我們。所以為人演說要落在自己身上，不能求別人，不能等待別人。所以老法師說請佛住世要請自己，登天難，求人難，求自己不難。

再來，救這個世間，媒體負責人。其實我們也可以理解到，一些公眾人物影響很大的。所以我們發個願，在演藝圈我看過去生有善根的不少，說不定有機會可以跟他們結上緣。因為你用戲劇、用藝術教化效果很好，你看《了凡四訓》、俞淨意公拍成電視劇，這很多人看。

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所以剛剛跟大家提到，我們身在這個世間，但是我們活一天為佛法、為眾生。就像老人家去日本，遇到一位基督教的牧師，給他提很多問題，老人家都幫他解答，他也很佩服。那很可愛，他連他自己基督教的問題都提出來問。所以我們看老人家也給我們表演，你的真誠是可以感通的，不同宗教他也

完全信任你，不同國度他也完全信任你。所以《論語》裡面有提到，奇怪，孔子到哪一個國家，這個國家的重要的事他都知道。所以弟子就發問，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」這個子貢也不簡單，他看得懂老師，「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」。真的，溫良恭儉讓的人，人家心裡悶了很久的話都願意跟他講，首先他不會出賣別人。我們有時候在人際關係當中，這講話的分寸沒有拿捏好，結果人家就說，你們有話不要跟某某人講，要不然被他講出去，會被他出賣。其實有時候真的不是要出賣，沒有警覺到，沒有注意到。所以朋友之間「密事相語，不相發露」，他把家裡內心很祕密的事跟你講是信任你，你不能給人家講出去。

所以老法師都把經典給我們表出來了，我們不只要看懂，我們也要以此為追求的目標，要轉《論語》、轉《無量壽經》為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。

而這個牧師他提出來的問題，他是說我們基督教為什麼不團結？結果老人家的回答，當然我們現在也不是說基督教有不團結的現象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現在各個宗教都有這個情況。為什麼？我們都是在這樣的大環境成長的，遇哪一個宗教是緣，可是我們的心沒有轉，都會在這些現象當中出現。但是老人家的回答很有智慧，假如他的回答，「我們佛經裡面講」，對方可能心理上有點……都是人情事理，你看了凡先生遇到雲谷禪師，這個了凡先生說：「命可以改嗎？」雲谷禪師怎麼說？首先先提什麼？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詩書所稱，的為明訓」，都是他儒家的經典，後面才說六祖云，這才舉佛家的話。知所先後，這裡面也有人情事理。所以了凡先生跟雲谷禪師這段話，對我們教學也很有啟示。雲谷禪師他應對的智慧我們學到沒有？所以內行人看門道，外行人看熱鬧。

師父說：「你們《聖經》裡面有。」對方馬上，「哪一句？」

「神愛世人，上帝愛世人。」「對，這句有。」你看真的心裡有這句，那還會有這個情況嗎？老人家進一步講了，你看幽默中真的會敲醒每個人。師父說：「上帝愛我不愛你，因為上帝愛世人，我愛世人，所以上帝跟我志同道合。你們愛基督徒，不愛世人，你們跟上帝沒有志同道合。」這很幽默風趣，談笑當中點出問題的癥結。我不能說談笑用兵，因為一說用兵，我們以前看了太多戰爭片的，這個阿賴耶識的印象又會冒出來，所以我現在盡量不用跟打仗有關係的詞。不過用也可以，不要執著就好，依義不依語。

我們接著看「玄義」的第二個大部分，我們本經的體性。黃老首先說到了，「一切大乘經典皆以實相為經正體。古德云：『諸大乘經皆以一實相為印。』實相者，真實之相也。又平等一相也」。我們學習黃老的註解，愈學愈感覺老人家慈悲，所有這些講解都特別細緻，所以我們珍惜這個寶典，一步一步來深入。

老法師有提到了，本經體性，就是佛說這部經他是依什麼說的，他的依據理論在哪。小乘經他依據的是三法印，就是無常、無我、涅槃，他是依這三個為依據講出來的經典；大乘經他是依實相，用現在的話講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以一切大乘的經統統都是以宇宙之間萬事萬物的真相來做依據的。所以佛經上所講的都是人生的真相、萬物的真相、整個宇宙的真相，一絲毫迷信都沒有。講真相，那就是教育，那不是宗教。

那真相在哪？就在眼前。所以師長老人家說了，《金剛經》裡面有提到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這個是真相，確實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可是我們的感覺都覺得這個東西很真實，摸得到，好像很真實。所以佛經講的真相，尤其在近代科學發達得很快，印證佛經講的這些真相。因為現在人相信科學，不然以前科學沒有研究到這裡，很難體會。

比方說電視。我們說十法界依正莊嚴，他看不到其他的法界，當然畜生界看到了，鬼界他不一定看到，其他法界他不一定看到。但是我們看那個電視，你按哪個頻道它就現前。比方說有五十個頻道，其實它都在，它只是其中有一個頻道顯，其他是隱而已，都存在。但是你電視還沒出來，人要體會這個不容易。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這個事實真相在佛經裡面說出來了。彌勒菩薩談到的，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，「念念成形」，成形就是它有物質現象；「形皆有識」，識它是有精神現象。我們從這個速度來計算，一彈指有幾個細念？三百二十兆。我們假如算一秒鐘可以彈五次，那就變成一千六百兆次的生滅，很難想像。

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聽過一句話，在學物理的時候聽到的，那時候只是落了一個印象，印象還滿深的，但是善根不夠，沒有去研究。就是這個近代量子力學家講，「根本沒有物質的存在，都是念頭相續產生的幻相」。我記得我那時候，提到一點點而已，但是就有這個印象。所以念頭相續產生的幻相，而這個念頭的速度有多少？一秒鐘一千六百兆次的生滅。

老法師很慈悲，給我們講看電影。小時候看的時候它是用膠捲放的，那個銀幕還會有點晃啊晃啊，不是很穩定。那個一秒鐘二十四張，我們就會覺得好像真有相。好像現在的電視是一秒鐘一百次，一百張，我們更分辨不出來，都覺得那個相好真實，我們的眼睛分辨不出來了。八地菩薩他看這個一千六百兆次生滅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重要的是因為他的定功很深，所以這麼微細的高頻率他都能夠捕捉得到。

所以物質不是真的，我們的這些感受也不是真的，你看它生滅的速度這麼快。所以佛在經上講這些事實真相，我們真的不好懂，但是我們現在感謝科學家，近代量子力學的發現，把這些道理講得

差不多有七八成，雖然沒有佛經講得清楚，但是都跟佛經講的相應，一樣了。所以老法師才感嘆說，佛經不只是高度的哲學，還是高度的科學，慢慢會證明它是高度的科學。其實佛經涵蓋世間所有的領域，因為它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

好，我們先休息一下。

大家好，我們進一步看黃老註解：「實相無相，亦無不相，相而無相，名為實相。無相者，離一切虛妄之相。無相即離相。」這裡也提到實相無相就是離一切虛妄相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這個部分就讓我們來體會什麼是實相。

老法師有說到，科學家現在證明了物質是假的，物質是念頭變現出來的。所以《楞嚴經》上有說到，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就是它的速度太快了，我們剛剛提到了，一秒鐘一千六百兆次生滅。我們了解都是剎那生滅的幻相，進而不要執著它。因為你一執著它有，你把它看得很真實，你就受到它的障礙了。

念頭是什麼？這個師父進一步講到，念頭用佛家講是阿賴耶識的轉相，就是精神現象。阿賴耶識有三細相，我們一般講說「一念無明生三細」，這個就是三細相。真心離念，真心一法不立，可是我們一念無明，起心動念了，那就產生妄心，就是阿賴耶的業相。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阿賴耶的業相產生了；再從這個業相生了精神現象，就是轉相；再由這個轉相生境界相，就是轉相是精神現象，又變現物質，就是境界相。所以我們剛剛說，根本沒有物質的存在，都是念頭相續產生的幻相。了解到這個道理了，身體是物質，身體怎麼變好？念頭好了身體就會好了。曾經老人家有一個專題，是根據不少近代量子力學家，他們提出來念力的祕密，就是強調這個念頭，這個精神的力量可以改變物質，因為物質是它變的。所以人要健康，首先念頭要善、要樂觀。你常常鑽牛角尖，這個身體要好

不容易。我們說很樂觀，大而化之，不計較，身體好。

所以師父提到，一有境界相出現，然後再一擴張、擴大，就是整個宇宙出現了。用《妄盡還源觀》來講，「顯一體，起二用」，這個二用就是有起現象，這個二用就是指正報跟依報。我們看整個宇宙，正報是自己；依報，一切親戚朋友，這是人事環境，還有物質環境，都是依報。所以從一體起二用，就是起現象，就現整個宇宙，現我們自己的身體還有宇宙，自跟他，依報跟正報同時出現了。那我們要問，什麼時候出現的？一時頓現的，就是在這個當下，就是在一個念頭，那就變現整個宇宙，一時頓現。而且速度很快，一秒鐘一千六百兆，這麼短的時間一時頓現。所以整個宇宙什麼時候出現的？就是當下，沒有過去，沒有未來。過去、未來不是真的，用現在科學家所說的，空間跟時間都是抽象概念，都是從錯覺當中產生的。我們先在理上不斷在薰習，提醒自己，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比較習慣，好像這個身體也很真，外在境界也很真，時間也很真實。但是慢慢這樣薰習，我們在心態上就不會太較真，不會被這些相產生太大的心理的障礙、罣礙、擔憂了。

所以這個實相就是真相，知道現在這個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把它的真相搞清楚了。所有的現象分三種，物質、精神、自然現象，全都是波動裡面發生的。所以這個波動速度非常快，一秒鐘一千六百兆次。我們看不到這個波動、這個頻率，但是它就在我們眼前，並沒有離開我們。

老人家提到了，「無相者，離一切虛妄之相」，所以無相就是要離相，要離一切虛妄的相。我們一般一看到這個「離」字，可能又會產生一個感覺，就是離開它。所以老人家進一步說了，你真正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它剎那生滅，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那你對這些現象，不管是物質、精神、自然現象，不放在心上，就



不罣礙了、不執著了。所以不放在心上叫離相，不是你有能力擺脫這些現象。比方說你跟這個人有緣，你說我不想見到他，那你擺脫得了嗎？你跟他的緣現前了，你再怎麼躲，有可能愈躲他愈追你。所以你沒有能力擺脫這些現象，你擺脫不了。不要把這些現象放在心上，這叫無相。所以離不是事上離，是心上離，是心上不要執著。所以實相是無相，而這個無相是讓我們離一切虛妄的相，這個是我們要體會到的。

進一步提到了，「又實相無不相」。黃老註解到，「非頑空與斷滅。非如龜毛兔角，一切虛無」。所以這一段話，首先這個烏龜的毛、兔子的角，烏龜沒有毛，兔子也沒有角，這個是比喻，這個實相也不是根本沒有。因為兔不可能有角，烏龜不可能有毛，所以它不是根本沒有，它也不是虛無的，實相無相不是這個意思，不是什麼都沒有。實相雖然不是三種現象，就是實相不是物質現象，也不是精神現象，也不是自然現象，但是它能現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確實是虛妄的，剎那生滅的，但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。

老法師有提到，如來是什麼？我們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，就是你見到真相了，就是你看到體了，就是你見到自性了，自性是萬物的本體。我們不著在所有這些幻相，就能見到真相。

我們看底下的這個說明，所以「意謂即相離相，離盡虛妄之相，即見實相。故云即見如來」，這個指的是法身如來也。「法身如來離一切相，故云實相無相」，法身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實相，它離一切相，所以實相無相。「但非無法身」，我們的真心它確實存在，不是一切都是虛無的，不是都是龜毛兔角，所以「故云實相無不相」。

接著說了，「生滅之法，全屬虛妄」，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物質

、精神、自然現象，它都屬於生滅法，生滅的速度非常非常快，「但生滅之中，有個不生不滅的；諸生滅法是差別相」，但是在這些森羅萬象差別相中，「有個無差別的」。有個「不生不滅，無有差別，即是平等相」，有個完全沒有差別的平等相。「故云實相乃平等一相也。」

因為這個實相我們要去理解不容易，進一步黃老註解用譬喻的，「實相義深，若明實相，即為悟大乘理」，就是我們當下完全明白實相，我們就契入這個大乘的義理了。這個實相的義理，佛在講《大般若經》都是在開顯這個實相義理，講了二十二年。

那我們現在要體會它，黃老用譬喻的，「茲以喻明：譬如以金製作塔、像、瓶、碗、釧、環，各顯差別之相」，它們從相上看起來都不一樣。「倘將眾器，重入冶爐，復化為金，原有諸相盡皆消滅，但各器本體之金」，因為所有這些器具它們都是金做的，所以本體是金，「仍舊如是」。「可見各器差別之相，有生有滅，皆屬虛妄，但各器本體之金」，它是「平等一相」，它沒有差別，它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」。「以上以金喻真實平等之實相」，所以任何的相都是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。所以其實回到源頭，都離不開真心，都是心現識變，從根本上它就是平等一相。所以「以金喻真實平等之實相，以金器喻種種差別相。由上喻可明，若看破諸金器」，這個看破也是很重要的，看破是明白了，「塔、像、瓶、碗、釧、環等虛妄差別之相」，能都看破了，「即見諸器中平等真實之金」。你知道都是金，金是沒有差別的，都是從金造出來的，都是從真心變現出來的。所以大菩薩他們見性不著相，跟人相處，見人家的真心，不著在他的這些外在的行為相上。著在外在行為相，就容易落印象、落成見。所以假如我們跟人相處，他一切不好，那是妄心做主，我們都不放在心上，但是他那個人之初性本善，一切眾生

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的真心，我們不懷疑他，那我們對待他還很真誠；你一落印象，就戴著有色眼鏡跟他相處了。那同樣對待一個人，我們是戴有色眼鏡，還是相信他有佛性，然後不對他有看法，很真誠對待他。大家想一想，這兩種情況發展起來的彼此的關係不一樣？那鐵定會有不同。

所以普賢行稱讚如來，他稱讚如來從哪裡來？基礎是禮敬諸佛。我們只要著相了，能禮敬嗎？就不容易了。所以老法師也是給我們表演，比方遇到有人要談某人，要批評某人了，老法師說，你不要說了。老法師說，我心裡都要放他的好，我心不做垃圾筒。老法師說，不把自己純淨純善的心變成裝垃圾了。所以禮敬。跟人相處了，只有讚歎，沒有毀謗，沒有批評，稱讚如來。那我們的緣跟他相處都是稱讚如來，那他那個善根不就慢慢慢慢增長起來了嗎？

好，所以這裡講到了，能夠見諸器中平等真實的金。我們在一個人、一切行為當中能夠感受能現、能變，這個能現就是他的真心。就是我們看到這些器皿、這些相，都看到那個金。就是我們看到一切人行為，都能夠體會他之所以能夠有這些行為，它的根源也是他有一個不生不滅的真心起作用了。唯心所現，但是他唯識有所變，可是他根源還是唯心所現。

「以喻離一切法虛妄之相，即見實相。離虛妄差別之相，故云無相。」所以這個無相、離相，都是讓我們不要被這些虛妄差別的相障礙住了，產生分別執著。而又能「於虛妄差別諸相之中」，能很清楚體會有一個「真實平等之本體」，「故云無不相。當相離相，相而無相，乃顯實相」。

這一段我們來看一下師長老人家給我們的教導，師父說到了，「你只要不著這個相，你就見到金」。你只執著著這個相，你就沒有見到金了。那我們比方說跟人相處了，我們著在他這些不好的行

為上，那我們就很難相信他有佛性了。所以師父講到了，假如我們只有塔、只有像、只有瓶、只有碗、只有釧、只有環，沒有金，那這個就叫著相了，那就不能見性了。所以離一切相，離一切虛妄的相，就見到性了。所以就是《金剛經》那一句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那既然知道是虛妄，就不能執著它了。所以若見諸相非相，就懂得要離相了；一離了相，離了一切虛妄相，即見如來，那就見到性了。那性相永遠不離開的，性相，因為相也是唯心所現，現出來的。所以任何人的這些行為，你都不要去執著，不要去對他有成見，而能看到他能現相的就是他的真心，這是見性不著相。所以相跟性永遠分不開，這個相，這些虛妄相裡，它的性是真的。師父這裡是講這個性就是我們淨土宗說的常寂光，常寂光我們的六根都接觸不到。所以這個實相，你說用六根去緣，這個也接觸不到。但怎樣才能夠看到？要放下，你要離一切虛妄相，等於是你要放下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那就能見到了。所以佛門說放下便是，離了相就能見到了。所以叫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你真的離相了，那一切法的真相你看到了，本體你看到了。所以離一切相是離虛妄之相，即一切法是一切法的真相。原來真相是自性，原來全是自性變現出來的，所以是用這個金來做比喻。

好，所以我們這一段，就是我們不能從實相無相又跑到那個都是沒有、都是虛無去了，而要在這些所有的虛妄相中，能夠明白有一個不生不滅、無有差別的法身，所以叫亦無不相。

我們接著看下一段，「但實相離言說，正如南嶽懷讓云：『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』」這都是禪宗的開悟的祖師。「故實非任何世間譬喻所能深明」，它只是一個譬喻，這個譬喻就好像指月亮的那個指標，但它不是月亮。「於上喻中，若誤認為實有一具體之金相可得，則仍在相中，而非無相之實相矣」，所以連譬喻也不能執著。

我們這樣從這些註解來看，就隨時都不能產生執著。為什麼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，若說我有說法者，即是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義，不能著那個言說。「故云：『凡有言說，皆無實義。』」

那在這一段老人家說到了，只要有言說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一切法，都是言說說出來的，皆無實義，在無實義裡面它顯出實義，這個就是佛法的妙處了。所以你要從佛的言說當中把言說的執著放下，就見到實義了。所以一般俗話說，意在言外，弦外之音。

老人家接著說，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就教給我們大乘怎麼學，要聽經不要執著言說相，看經不要執著文字相，不要執著名詞術語的相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體會、去觀察，比方說，一個人很下功夫在研究佛理、佛學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。你看他在跟人溝通的時候，他就搬很多名詞術語出來了。他跟人溝通是要讓人家明白他所要講的，可是他名詞術語堆得很多，人家愈聽愈不明白。這個我們自己要去觀察、去感受，然後由別人再拉回來自己身上反思。

大家看老人家深入經藏，名詞術語他很懂，但他有沒有執著名詞術語？所以不執著的人，他真正有功夫的，深入淺出，那個義理他已貫通，他明。他為什麼淺出？他應這個機。當然他應機，比方說對這個販夫走卒，他是應一種機；比方說他遇到都是研究佛學的，他可能又會應另外一種機，但是他絕對可以感受到當下眾生吸收的狀況，叫師資道合，但是這些都是無形的。實相無相，但是它存在。很多東西是存在的，但是你從外面的相你不一定看得到。所以看那看不到的東西，聽那聽不到的聲音，知那不知的事物，才是真理。

我們是很容易產生執著。比方說舉個例子，現在我想學《常禮

舉要》，我想深入《常禮舉要》，可是老法師沒有講過《常禮舉要》，那我能不能複講？複講、複講，講老師講的，老師沒講過，我們就會產生一種複講就是要一字不差的講，但是我們就會產生要老師講過我們才能複講。依成德為例，成德去了海口講《弟子規》，老法師沒講過《弟子規》，那我怎麼講？但是大家聽我這麼講，不要說那成德法師說複講不用一字一句複講。所以我什麼都沒說，你們也什麼都沒聽。那我要什麼都沒說也不容易，你們要什麼都沒聽也不容易。我得要說而無說，你們聽的時候也要聽而無聽，又無聽而聽，就是聽的時候不產生執著，把那個無形的，透過這個文字要表達的那個無形的義理體會到了，這個就會舉一反三了，這個就會聞一知十了。

成德當時也沒有想說，老法師沒講過《弟子規》，那我咋辦？我們想的是什麼？人家問你問題，老法師是怎麼教的、怎麼講的。看到《弟子規》的經句，師父是怎麼教的，聖賢是怎麼教的，經典是怎麼教的。是透過《弟子規》這部經這個緣，把自己內心的正知正見供養出來，把自己內心的《弟子規》供養出來。這個在內典裡面老和尚也有教，你講《無量壽經》，是《無量壽經》這些經文這個緣，把你內心的《無量壽經》透過這個緣講出來。真正複講，你一字一句講，最重要的是在複講當中，隨著義理把我們的習氣放下。所以老法師說最重要的勸自己，把我的分別執著，因為複講的印象深，你複講一次強過你聽十次，讓自己印象深刻之後，是要隨著複講的義理自己放下。放下愈多，很奇妙，老人家很多教誨，你在那個當下，你就會湧出來了。可是不放下，心裡面常常還有很多煩惱、牽掛，你在講的時候它不會湧出來，因為它有障礙。

人很容易產生執著點。比方說備課，可能我們一想到備課這個詞，大家腦子裡有沒有浮現影像出來？什麼是備課？明天我得口試

，明天我得上台講課了，趕緊查資料備課。那會不會有一個相在？有一個執著的狀態產生？一有執著，剛好你明天要講課了，今天你家裡有事，「都別吵我」，你說你最大，統統別干擾我，我要備課了；甚至於發生什麼事，都覺得冤親債主障礙我備課了。那有一些突發狀況，你就不能真心去應了。甚至有時候你真心去應的時候，你明天講課講得可好了。為什麼？從相上不一樣，明天是講課，今天還得去見那個我不想見的人，你看相不一樣吧。但是假如你去見的時候，歷事練心用真心，相不一樣，是塔、是釧、是環，從根本都是金。所以假如備課形成了一個相，那就見不到金，見不到真心。那這樣備課是用真心在備嗎？所以一有執著就見不到金，就見不到性，那就愈備課愈執著那個模式，所以愈講學，他也會陷入一種他的邏輯裡面、他的模式裡面。

為什麼般若要講二十二年？沒那麼長，我們要發覺應無所住可不簡單。比方說，成德現在跟你們談這個，我假如心裡面說，我今天非得要拼到那個「一經宗趣」不可，我現在就開不出這些東西跟你們交流了，因為我的心已經有罣礙了，有個求了，那我的心這樣我就定不下來了。一定不下來，說實在的，你縱使講的每一句都是老和尚的話，也攝受不了自己，也攝受不了別人。那可能我就變成應付講課，沒辦法，漢學院派我這個任務，我不幹也得幹。不幹也得幹，跟幹得很歡喜不一樣的，同樣的境緣，收穫差別大了，同樣的境緣法喜充滿，或者同樣的境緣愈應付愈虛妄。

對，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每天的處事待人接物，都是應付應付，每天離道愈來愈遠；都是一切皆從真實心中作，每天都有提升。修行，老法師說的，年年不一樣，要到月月不一樣，再要到天天不一樣。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，我們一定要往這個目標。可是你要往這個目標，在哪裡下功夫？在一切境緣用真心。所以老法師特別強調

，學佛最重要的用真心。用真心，不念過去、不念未來。你對待一個人，你不念過去，不會去記人家以前是不是有讓你不高興、不舒服；不念未來，你對人家無希求想，沒有任何的目的。我今天非得講得他接受不可，那這個心態也不對了。甚至於還帶了目的，我今天花一點時間在他身上，以後對我有好處。

成德也是體會得很淺，但是從自己身上，比方說我到澳洲淨宗學院去分享「弟子規與佛法修學」，剛好跟老人家住在Highfield。我每天早上很掙扎的，一想今天要講課了，有點緊張了，要不要備課？一想這麼好的機會可以親近老和尚，還是去親近老和尚吧。掙扎了一會，跨出腳步，去跟著老人家散步，老人家吃早飯以前先散步。然後你一去親近老和尚，老和尚有智慧之光、慈悲之光，你一接觸他，你就沒什麼妄念了。然後老人家很慈悲，一見到你，他一定會講你契機的話，我們就有收穫了，一有收穫就法喜了，一聽有靈感了。所以我事後有點後怕，幸好做對了，不然那十天我看可能會下不來，有老和尚的加持，很有靈感。

還有一點，放下備課的執著。大家聽我這句話聽到重點，是放下執著，不是放下備課，不然又說成德法師說不用備課了。我什麼都沒說。我們自己也遇過這些境緣，明天要講課，突然又有急事來了，應對，因為應對是真心，講課也要用真心。所以應對事情也是備課，歷事練心，練出來講的東西侃侃而談、娓娓道來，那個不是用腦子硬記下來講給別人聽的。所以為什麼說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」。

所以隨時隨地都在備課，都在用真心，心上真正有利益眾生的心，接觸一切人事物都是教材，都在備課。成德當時候到海口去，也真的都是戰戰兢兢，覺得自己教學經驗很有限，真正花在深入經藏的時間也很有限。但是這個任務又到面前來，雖然不能做到多好



，但是我們求個盡力，每一天都要講課，有些是在台上的，有些是到鄉下去拜訪人家村長的。但是就覺得在那段時間，因為想著要供養大眾，沒其他念頭，看到什麼，跟《弟子規》有關係，一思惟都跟《弟子規》有關係。所以那時候就體會，什麼時候都是備課，什麼時候都能積累利眾的資糧。不然怎樣才是備課？有個空間，有個時間，所以我們的這種執著點，可能從人事物上，可能從時間上，可能從空間上，都有可能產生執著點。

所以馬鳴菩薩，這是《大乘起信論》，起信當中還要建立正確的聽經態度，這態度不對也很難深入經藏。所以要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。所以那個假設的也不要執著心緣相，他是不是什麼意思？硬去想。其實聽了明白就明白，不明白也不要難過。我一定非得給它搞個明白不可，有那種勁也有可能有一點鑽牛角尖。那種求知欲，我得打破砂鍋問到底，那個執著勁一來，自己的內心要觀照得到。我有時候也是自己都在感受，你真的很少這種擔憂、牽掛，心比較平靜，你跟人談話很放鬆，然後你聊完很愉快。你很真誠去應對，我們說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那個無心插柳就是我們跟人溝通沒有帶任何的希求，純是一顆利益對方的心。跟你「我今天非得講得他給我點頭不可」，然後還沒講以前，前一天晚上，「我明天見到他我先說哪一句，我再怎麼怎麼」，想啊想，連覺都快睡不著了。不如你好好睡一覺，明天開開心心去跟人家談，效果我個人覺得差很多。但是就是在那裡推敲，在那我要講什麼，他可能會講什麼，我要給他應，那想起來可費能量了。

所以老人家引到這個「凡有言說，皆無實義」，點出了馬鳴菩薩《起信論》的這段教誨，也是讓我們在學習過程當中不能產生執著，離言說、離名字、離心緣相。

再，「又《圓覺經》云：諸幻盡滅」，其實這些話跟前面都是

呼應的，諸幻盡滅就是離一切虛妄相。所以實相無相，就是離一切虛妄相。「諸幻盡滅，覺心不動」，覺心就是我們的真心。所以「幻滅滅故」，幻滅滅故就是離一切虛妄相，然後「非幻不滅」，非幻就是它不是生滅的東西，它不是虛妄的東西，它就現前，因為它不滅。所以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，這些意境其實都是很相近的，非幻。佛家的標準，會變的都不是真的，都是虛幻的，都是生滅相；不變的是真的，但只有一個東西不會變，就是真心。所以非幻，它是真的，不滅，它不生不滅。

接著比喻，「譬如磨鏡，垢盡明現」，得垢去掉了，就好像我們一切虛妄相都不執著了、都放下了，明就現了，這個銅鏡就照出來了，我們的真心就現前。所以「經中所云幻滅後之覺心，與垢盡後之明現，均指離妄所顯平等一味之實相」。所以「磨鏡實是磨垢，鏡性本明」，這個鏡子本來它就能明，不是誰給它的，「非從外得」。「離妄即真」，只要把妄放下了，真自己就顯了，不用求別人。「故云：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」，只要把妄想分別執著這些放下，息見，真就顯了。所以師父說，佛法修學的功夫在放下，看破是明理，放下是功夫。所以「眾生之見，皆妄見也」，這個都要離，離妄。「真者，佛知見也。」

所以這一段開解也是很精彩，這個是從《圓覺經》當中讓我們去感覺實相，離妄即真。我們看到，師父也是很細緻的講解，古時候的鏡子銅做的，所以銅鏡要常常磨，上面髒的東西磨盡了，鏡子就可以用，可以照人。它本來就能照人，照外面境界，不是外面得來的，是因為有障礙，把髒東西去掉了，這個障礙就沒有了，它本來的能照就現前。

我們看下一段，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。這一段也很重要，引了我們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。「又《要解》云：『吾人現前一念

心性，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』」，這句就點出來真心沒有空間，所以不是空間；「非過去，非現在，非未來」，所以不是時間；「非青黃赤白」，所以真心沒有顏色，「長短方圓」，它沒有形相，不是一個具體的形相；「非香非味」，但是我們隨著這個念，其實這些點我們都容易著相，生起執著。所以「非香」，鼻聞不到它；「非味」，舌嘗不到它；「非觸」，身體接觸不到它；還有一個「非法」，這個非法是指我們第六意識，第六意識你看作夢，整個變現那麼多境界，那個都是第六意識可以緣得到，但它連第六意識都緣不到。

「覓之了不可得」，你用「覓之」來求心性，錯了，頭上安頭。所以覓之了不可得，但你「不可言其無」，因為你找不到它，可是它能現相。所以真空不空，它能現相。「具造百界千如」，整個宇宙是它變現的，我們剛剛說的從一體起二用，就是正報依報，整個宇宙就現出來。可是它雖然現了宇宙，這整個宇宙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也不能執著，所以不可言其有。所以我們把外在這些相當真，我們就回不到真心，就向外執著。所以佛法是內學，不能再向外馳逐，都是妄念相續了。所以「離一切緣慮分別語言文字相，而緣慮分別語言文字，非離此別有自性」，因為一切法都是心現識變，也沒離開這個自性。

所以這裡，「註：如上喻中諸器皆不離金」。「要之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我們能離一切虛妄相，就能見到一切法的真相了。「離故無相，即故無不相，不得已強名實相」，因為我們強名一個實相，它又是一個相了，所以不得已稱它叫實相。所以在我們儒家、道家，像老子那一句話境界也不簡單，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。前面懷讓大師說的，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。

所以「可見實相乃吾人當前一念心性之強名」，沒辦法，也是

隨順我們世間人，我們說世間人你不給他講個，他好像又很不踏實，強名實相。「吾人一念心之性，強名為自性。二祖覓心不可得，即是『安心竟』。」因為達摩祖師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等到慧可大師來了，慧可大師說他心不安，達摩祖師把手伸出來，「心拿來，我替你安」。慧可大師想了半天，「我覓心了不可得」。達摩祖師說，「與汝安心竟」，我把你的心安好了。但這是禪宗的公案，諸位同學，你的心安好了沒有？

好，所以我看到這個註解，也覺得黃老很慈悲，「覓心不可得」，「與汝安心竟」，我們可不要說，不可得，沒有，那你又掉到沒有去了，「但不可言其無」。「六祖云：『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』，亦不能執為有。」接著，「蓋離四句，絕百非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，這個不是思量、我想想那個能夠完全領悟的，這個得放下才能領悟得到。

因為這個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可能還得花一點時間，我們今天先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